

能源类高校的“造才”之思

■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的重要作用。

和其他院校相比,能源类高校发挥着探索和推动构建全球能源高等教育共同体,融入和服务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的重要作用。发挥和提升在国际化人才培养、驱动协同创新攻关、产业合作平台和纽带作用,做好“教育”与“能源”跨界并实现自身发展,是能源类高校需要考虑的重要战略课题。

马提亚斯·鲁斯:能源类高校与其他类型的高校相比,最大的特点在于更加专注或集中于能源相关的领域。学校思考的主要问题包括,能源提取问题、环境保护和修复问题,以及开发现代能源新技术,以及能源的储存和运输问题等。

在其他的研究型或综合型大学中,虽然也会有人到相同领域的研究,但是这些科学家会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等领域,涉及更加广泛、大环境下的问题。

马蒂诺夫·维克托:能源类高校与其他类型高校的区别首先在于能源类高校是为特定的工作岗位培养人才。比如,能源类高校一般都会有生产实习、实际应用的教学活动,这都是根据实际生活中工作岗位需求设计的。因此,相比之下,其他类型高校涉及的面要更加广泛一些,不是只针对某一岗位专门设定的。

1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编者按
9月22日,这一天对于世界能源类高校而言,或许将会成为不同寻常的一天。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伴随着阵阵热烈的掌声,由全世界28所能源类高校组成的世界能源大学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在当今世界,能源已经成为支持整个社会正常运转的“血液”,而能源类高校无疑承担着为整个社会培养能源类人才,维持“造血”功能的艰巨使命。那么,能源类高校自身该如何更好地培养人才,完成这一关乎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使命呢?在此次成立大会上,几位能源类高校的参会代表分享了他们的真知灼见。

2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3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4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5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6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7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8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9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10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11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12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3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14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15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16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7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18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19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20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1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22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23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24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5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26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27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28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29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30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31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32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3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34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35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36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7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38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目前世界能源类高校面临着哪些挑战?

39 **《中国科学报》:**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您认为能源类高校该如何培养所需人才?

40 **《中国科学报》:**能源类大学联盟成立,不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也会加强,那么,您认为在院校合作交流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41 **《中国科学报》:**在您看来,能源类高校与其他院校相比其独特之处体现在哪里?

高教观点

多位江苏明达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称,这段时间很多家长寝食难安,原因是三年前他们把孩子送到了一个“真学校”,学了三年高铁乘务专业才发现,学的是个“假专业”。

在“真学校”遭遇“假专业”,这当然令学生、家长气愤,社会舆论也指责这所高职院校是以虚假专业招生忽悠、欺诈学生,而且一骗就是三年。但如果进一步分析,出现这样的问题,责任并不一定全部来自学校、地方教育部门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高职院校为什么就不可以自主举办专业?“真学校”的“假专业”,可以说是说高职院校没有专业设置自主权带来的尴尬。

据该校官网显示,明达职业技术学院1995年获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筹建,1996年挂扬州大学招牌,1999年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是具有独立颁发大专文凭资格的日制普通高校,校址位于盐城射阳县。但是,根据江苏教育厅的回应,2015年5月制制的专业里面,该校没有高铁乘务这个专业。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个专业至今还在招生。

有舆论质疑该校是在忽悠学生,但众所周知,中职录取(包括“3+2”五年制),是要纳入当地中考招生计划的,考生要根据学校发布的招生计划填报志愿,达到学校的招生条件,才能被录取。对于学校的招生计划,地方教育考试部门是要审核的,如果专业没有得到批准设立,为何会出现在招生计划中?难道地方教育考试部门没有审核?学生又是怎样通过当地中招部门录取的?

“3+2”五年制中高职贯通培养,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高素质职业技术人才的一种改革探索。通常来说,被录取的学生前3年中职管理、教学,后2年则进入高职管理,毕业后获得高职文凭。在招生计划中有这一专业,但进入高职阶段学习时,却被告知没有这一专业、必须转专业,很大的可能是该校一直争取设立“3+2”五年制制的“高铁乘务”专业,但并没有得到最终的批准。

而令人困惑的是,在教育部指定的高考信息公开平台——阳光高考网平台上,进入专业库中的专科专业介绍,查询开设“高速铁路客运乘务”的院校,赫然有明达职业技术学院。也就说,这所学校是有高铁乘务专业的。因此,极有可能是五年制高铁乘务没得到批准,这就导致读3年中职的学生,没有获得免学费补助,需要转到其他专业后才能获得,以及读完中职进入高职阶段,要求转到其他专业。

显然,当初教育考试部门在审核该校“3+2”招生计划时并不严肃。在这一五年制招生还没有审批的情况下,就允许学校招生,而招生之后,学生却不能按这一专业进行管理。如果教育考试部门严格审核招生计划,就不会产生没有批准设立的专业出现在招生计划中的问题。因此,必须严肃调查究竟哪个环节出问题,导致没有批准的专业进入招生计划,这不仅仅是学校用虚假专业招生赚钱的问题——学校是按这一专业招生,同时按这一专业培养,只是进入高职阶段,不能再读这一专业。

这一事件的发生,再次表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有限,还应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职院校的办学自主权。根据《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除国家控制的高职专业以外,高校可根据专业培养实际,自行设置专业方向,无须备案或审批,而高速铁路客运乘务专业是非国家控制的高职专业,学校完全可以自主设置。按理说,“3+2”的高铁乘务也可自主设置,那么,为什么学校设置的这一专业却不被批准呢?

可以解释的理由是,进行“3+2”五年制中高职贯通改革,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批,不是学校想改革就改革。这所学校想开设“3+2”高铁乘务专业,也认为自己已有高铁乘务高职专业,因此觉得进一步开设“3+2”高铁乘务专业也没有问题,但却遇到问题。对此,有关部门应该作出解释,为何学校不能自主进行“3+2”改革?吊诡的是,按高铁乘务专业招生,转为旅游管理,颁发旅游管理专业文凭,这不同样存在不严肃对待教学管理的问题,为何教育部门就能同意呢?

高职院校(以及所有中职学校)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根据本校的办学定位和条件,自主设置专业,国家和地方政府可通过政策优惠、信息公开等方式引导高职院校举办专业,但却不应该过多干涉。高职院校举办某一专业,学生也愿意报考,可却被指为“假专业”,这实不是学校的问题,而是还没有把办学自主权充分落实到学校的问题。我国应该加快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促进学校提高办学质量,办出个性与特色。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真大学」的「假专业」尴尬了谁

熊丙奇

理想教育不能缺位

■冯大诚

一点事情。这种事情可以是经济上的,也可以是学术上的;可以是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也可以是科学上的发现;可以是思想上对人的启发,也可以是文化艺术上使人得到欢乐和享受;可以是对别人的生活困难提供帮助,也可以是使得别人的思想或文化素质得到提高。总之,要力争多做一点对别人,甚至对人类有益的事情。在人类的历史上,被人们纪念的总是为人类作大贡献的人。所谓崇高和低廉之分,就是能不能为他人、为人类做一点事情。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有理想的教育。

如果人讲最低纲领,不讲维持生活的经济基础,只是空谈。空谈误国,只说大话,吹牛造假,弄得大家没有饭吃,至少吃不好。这种教育我们经历过,也有过惨痛的教训。但是,如果只讲个人名利,为了个人利益、个人好生活而学习、工作,也会失去目标。有些大学生之所以不好好学习,不再肯努力,就是因为失去了努力的目标。所以,要向他们讲一点理想,进行理想的教育。

这种理想教育应当在中学特别是高中阶段多

域外传真

麻省理工学院或成毕业生工作最优大学

■雷切尔·霍尔

不久前,QS(夸夸雷利·西蒙兹公司,英国一家国际教育市场咨询公司)把世界各大学毕业结果评估作为排名标准,使得麻省理工学院超过了斯坦福大学,夺得排行榜榜首,成为了毕业生获得工作最优的大学。

排名是基于高校在雇佣者处的声誉、杰出校友成果、毕业生与雇主关系、毕业生工作率等各方面进行衡量的。

在此次大学排名中,进入前50名的英国大学共有7所,比去年多了一所。剑桥大学在此次排名中,相较上一轮排名下滑了一位,落到了第7名的位置。尽管牛津大学在之后的校友从事世界领先工作排名中获得最高分,但是在本次QS世界大学排名中,其排名大幅下滑,从上一轮排名的第2位下降到了第10位。

其他进入榜单前50名的英国大学还包括:排名第18位的伦敦大学学院,位居第33位的帝

理工学院,排名第35位的曼彻斯特大学,以及排名分别为第37位和第49位的布里斯托大学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尽管萨里大学和拉夫堡大学未能进入排行榜的前50位(两所高校排名均在第131位到第140位之间),然而萨里大学在工作实习和研究伙伴关系上,在英国所有的大学中得分最高,而拉夫堡大学在学生在校期间与聘用者联系方面表现得最好。

在这一轮的QS世界大学排名中,来自美国加州、澳大利亚以及亚洲的大学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来自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的大学有5所进入排行榜的前10位,有4所亚洲高校进入了排名前20位。

QS研究室主任本·索特表示,英国大学在去年的整体排名中表现相对平稳,但是排位下降的相对于上升的要更多一些。

但是,索特提醒道,如今排名位于前列的高

校有些松懈,“要明白,很多排名在这些高校之后的学校已经注意到,许学生一个美好的职业未来,聚焦于职业生涯培养,能够更好地吸引潜在应聘者。因此,大学不可掉以轻心,还需努力保持自身优势。”

(作者系《卫报》高等教育网编辑,许悦编译)



(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退出机制有望刹住唯「帽子」论歪风

■王之康

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实施的第20个年头,教育部近日发布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管理办法》,由于提出了建立“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退出机制,引发了舆论的普遍关注。

长期以来,因其权威性,“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已经成为了仅次于两院院士的顶级荣誉。正因为如此,申请“长江学者”成为诸多学者的追求,引进“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成为诸多高校的追求。各省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学者计划,用以支持其优势学科、重点学科。

必须承认的是,以“长江学者”为代表的各类奖励计划,在培养、造就高水平学科带头人,带动中国重点建设学科发展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因其与生俱来的荣誉性,带来学者、高校对“头衔”盲目崇拜的弊端,许多学者把大量时间用在申请称号上,高校间相互挖角有各种“帽子”的人才等。

事实上,学者成就需要靠头衔来肯定,但能代表其学术水平的并非头衔,而是成果。但长久以来,重头衔基于重能力、重成果,或主观或客观地成为越来越多学者和高校的认识和选择。在笔者看来,根源就在于没有建立退出机制。

没有退出机制,头衔就会成为学者通行学术界的“硬通货”,一旦如此,形式就会大于内容,唯“帽子”论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与之类似,唯学历、唯论文、唯职称的产生原因也莫不如是。

反之,如果诸如“长江学者”之类的头衔具有了退出机制。所谓的“帽子”也就不再具有“安全性”,伴随着学者本人所承受的压力增加,引进人才的高校也会在引入之初有所考虑——即使引入了这项“帽子”,以学校的学科特点和支持力度,这项“帽子”在未来会留住吗?

这样的顾虑对刹住唯“帽子”论歪风至关重要。其实此前,教育主管部门就曾多次提及,“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帽子”不是“铁帽子王”,离开那个岗位便可以取消,此次新规的发布显然是对这一理念的落实。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理念落实是一回事,政策能否真正实施却是另一回事。毕竟,类似于“长江学者”之类的头衔,无论对于学者本人还是在高校,都具有着巨大的利益价值。在这一大背景下,政策的实施必然会遇到强大的现实阻力。因此,这一制度最终落实情况如何,让我们拭目以待。